

对照记

## 再读日本 反观中国

日本,是一个我们绕不开去的国家。但对这个国家的认识,国人至今还停留在比较粗浅的层次。本次特意推介两本新书:《日本人与中国人》与《命名日本》,以期“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”。两书作者分别是:华裔日籍作家陈舜臣和香港作家汤祯兆,两人一个是文坛耆宿,一个是青年才俊;文笔一个老辣,一个生猛;题材一个思古,一个写今。两相对照,对认识和读懂日本这个邻国的昨天与今天,可谓大有裨益。

## 史上日本:天命和常识下的邻居

日本这个邻居,实在是中国的主要参照物之一。尤其不要忘记,当年李白送别他的日本朋友晁衡回国,那可是日本遣唐史络绎不绝来朝的年代。

文 / 李治中(北京)

从书后所附陈舜臣创作年表,才知道《日本人与中国人》写于1971年。

近四十年前写的书,如今看来并不过时,我觉得对作者来说,是一种荣耀,对出版译著的广西师大出版社,也是一种慧眼独具的敏锐——作为一个不可能搬家的邻居,日本委实是一个值得我们细致、彻底研究的国家。细致应达到什么程度呢?不止一本书读过,日本对中国研究产生的书刊,用汗牛充栋差堪形容;彻底又该以什么为标准呢?同样在不止一本书中见到过,当年抗日,从日军缴获的地图可以发现,所有地形均标有等高线,羊肠小道亦巨细不遗、清清楚楚。“连小路都知道的日本鬼子”一事,我曾亲闻于自己的老父亲。所以这一“彻底”,应大致不虚。而直到今天,我们所见的日本研究,大都以高处着眼,高屋建瓴者居多。

用陈舜臣的话说,这跟民族性有关系。不过,他排列的理由自成一派,我不便在此强辩是非。

只想举一个小例说明,陈舜臣用日本料理式的精细,从《史记》一书举例说明中华民族特有禀性的细节。他说,《史记》记述战国最富戏剧性之大事件勾践灭吴,在《吴太伯世家》仅用89字,在《越世家》只用305字,而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,则长达1375字。考虑到当时是往竹筒上写字,“司马迁忽然失去了惯有的简洁文风”的确格外扎眼醒目。

其实,身历三十年改革史的一代人,不难回忆起当年总书记带头穿西装的故事,中国大地上蓝绿两色的“蚂蚁群”,这才渐渐出现奇装异服。

陈舜臣书中多次使用“邻居”这一说法。第八章还于“我们这对邻居”标题下,径直写下副题:“长短相补,此为天命。”

不久前看过孔祥旭《樱花与武士》一书,书中提到陈舜臣的《日本人与中国人》。有趣的是,孔祥旭原拟的书名,叫《日本的常识》。据此可以想见,此一常识中,一定少不了对比中日的方方面面,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我还看过一本余杰据访日的日记、书信写成的书,书名干脆就叫《暧昧的邻居》。

“天命”和“常识”,都注定中日为邻居,并且,由戚继光到邓世昌再到“四行仓库的四百壮士”,“狼牙山五壮士”,常识告诉我们,数百年间,日本一直在做着我们的恶邻,魔鬼般的恶邻。如此“天命”,在《李宗仁回忆录》里,是仰天浩叹作为“文化母国”一分子的无奈及愤恨。身历“焦土抗战”的一代人,包括我八十三岁去世的外婆,膏药旗一直是让她恶梦惊醒的物件。

走笔至此,还想提及两部书,一为萨苏的《国破山河在: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》,细致如日本料理,文风举重若轻,当得起“无一字无来历”的称赞,我以为属国人研究日本别具只眼之作。

还有一本是钟庆的《刷盘子,还是读书:反思中日强国之路》,以刷盘子和读书比喻一个国家工业化道路的两种模式,前者好比出卖简单劳动,唯GDP马首是瞻;后者乃提高原创能力,输出知识、技术为主。这本书读来既令人热血沸腾,又冷汗直冒。

我有一好友,上世纪90年代赴欧,在同批出国人中独树一帜,不做生意人,连拿两个硕士学位,以个人史证明了国家发展的模式选择——如今已成企业高管,负责几十亿资金的项目。

由此看来,日本这个邻居,实在是中国的主要参照物之一。尤其不要忘记,当年李白送别他的日本朋友晁衡回国,那可是日本遣唐史络绎不绝来朝的年代……由我居所散步百十米,就能看见建国门东南侧的长富宫大厦,这座明显带有日本风格的大楼,时时提醒我保持着对日本的兴趣,因为它很像一本精装书。大凡一本书若为精装,总是很能引人翻看。至于是像本尼迪克特·日本文化研究著作《菊与刀》的作者,还是像麦克阿瑟一样打开它,就不大好说了。

## 今日日本:“命名”的背后

汤的《命名日本》,已经透视到了当代都市人的共同生存景况:所谓后现代社会中人的物化与动物化,后资本主义时代大面积消费文化的无望与沉溺。

文 / 于一爽(上海)

从《菊与刀》对日本的镜像观察开始,关于日本社会的一切,总能挑起重重迷思和战幔,一面是特别羡慕,一面又是源于民族性的反感。在这种对立的情绪场中,很难清楚看到日本社会多元价值的纷呈。比如一边是男尊女卑的家长制,另一边又是叫人咋舌的性爱解放。这种任何意识形态均可共生共存、几乎矛盾的时空压缩载体,恰恰是日本文明的标志所在。怎样跳出这种对立,一边遥接大和古风,一边又深入现代日本,就是非常重要的写作姿态和策略了。香港多重战线文化人汤祯兆——绝对是个中好手。

汤的写作方向和旨趣,一直定位于“杂踏流民”,走的是“沿街看风景,翻书寻自省”的驳杂一路。这里有香港文化人的自省与谦和,再者就像汤自己讲的:香港的成长经验教晓自己——作为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自觉性,应该体现在不可自觉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上。于是乎,这种“不自觉的自觉”正好绕开了对日本社会的宏大叙述。比如汤在文字中,从不讳言自己对日本流行文化的放纵沉溺。从这种低处的沉溺,他又向上直陈动漫、电玩、影视等日本创意工业勃兴、发展、求变的轨迹,以及东瀛人如何将独特的审美观与大众流行文化融合,从而汇聚成创作上的爆发力及蓬勃的流行工业。这样写来,真有点“散兵游勇、低空飞行”的架势,既娱乐了别人,也娱乐了自己,是众乐乐的文字。

如果说之前的《整形日本》还只是冷观,《命名日本》已开始“插手日本”。所谓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,欲正名,必先命名。从《整形日本》中的御宅族、蛭居族、暴走族、寄生族,到《命名日本》中的“人妻”、“腐女子”、“丰乳”、“武士道”、“欺凌”、“宠物狂”、“AV”、“M型”等一大堆新潮名词,汤正是通过这些命名,对日本流行文化进行了探本溯源,日本社会纷杂多端的趋势亦由此可见。

比如汤讲“腐女子”与“落水狗”,乍眼看,两个名词像一回事,其实不然。那种30多岁还单身的女子,即为“落水狗”。它和无聊空想的“腐女子”并非一族,“落水狗”大多充满机心,并且在情感上有很大空间,供她们周旋于婚姻之外。如果将“落水狗”的阳刚美学还原至日常生活层面,便是这群都市女子精神压力沉重的另一面。

又比如“化妆狂”和“御宅族”,在汤看来,根本就是一族。毕竟能在地铁车厢内公然化妆的行为,就是一种无视现实的态度,和“御宅族”如出一辙,都是将虚构的价值凌驾于现实之上。

再比如“动物狂”和“寄生族”,汤从东瀛人已单纯把动物视为他者看待的社会现象,观照出当代日本人的动物化倾向。由沉溺于宠物以寻寄托,到化身动物化的一员,未尝不是日本社会前进的代价。由此可见,汤的《命名日本》,已经透视到了当代都市人的共同生存景况:所谓后现代社会中人的物化与动物化,后资本主义时代大面积消费文化的无望与沉溺。

总之,关于日本社会的种种,一定要回归到日本的特别境况中去考察。比如很多西方学者不理解,“寅次郎”何以成为日本人普遍认同的国民偶像摹本。而这就要从这个男人如何以柔性的个人主义,对时代和制度做出私密性抗衡这一点去看了。

再比如说日本的“AV”产业,汤讲得很明确:“凡事都有不同的可能性,在乎我们想去认识哪一面的日本,而不是在想象日本。”如果惯用窥秘和居高临下的批判姿态去观察日本情色文化,那所见的也只能是整个华人社会对其“变态”的误读。前些日子饭岛爱一吊颈,大家唏嘘缅怀半天,更可见日本文化“喂养”大家到何种地步,几乎连情色想象,都需要他国指南。

纵观汤的《命名日本》,更是或隐或现地指涉香港本土。作为当代亚洲的文化输出大国,“命名日本”背后的整体结构性视野,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,并从中寻求各自的路向。



陈舜臣,日本著名通俗历史学家、畅销书作家,1924年出生于神户,原籍中国台湾台北县。代表作有历史小说《鸦片战争》《甲午战争》《太平天国》,并著有历史通俗读物《中国历史风云录》《门阀乱:且说魏晋南北朝》等。作为生长在日的中国人,陈舜臣抱有强烈的中国人意识,他不得不经常思考中日之间的差异问题:日本和中国是唇齿相依的邻国吗?日本人为什么会有绝对服从的精神?日本究竟从中国学到了什么?而他的著作正是他对两国历史与现状思考的一种尺度。



《日本人与中国人》  
陈舜臣 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2009年1月版,28元



汤祯兆,香港作家,对日本社会、文化多有观察,被粉丝昵称为“阿汤”,亦有人称之“全身文化人”,但他自号为“杂踏流民”——“流民”是对抗“达人”的命名,追求的是专业的态度而非专家的身份,所谓“兴趣驳杂,好奇心澎湃”;沿街看风景,翻书寻自省”,并著有同名博客一处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tongsiu>。目前在港出版著作已达十余种,内地版的除了《整形日本》和《命名日本》,另有一本新出的《日本映画惊奇》,专论日本电影艺术。



《命名日本》  
汤祯兆 著  
山东人民出版社  
2009年1月版,33元